

14.05

德安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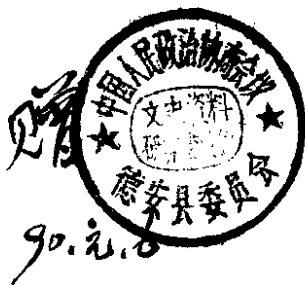
第 2 辑

政协德安县文委会编

德安文史资料

第二辑

4486/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德安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紀念万家峯大
捷五十周年

黄维

一九八八年
七月十日

目 录

童年往事	杨 恬 (1)
纪念万家岭大捷五十周年	黄 维 (11)
回忆到敌占区德安、永修等地打游击的二、三事	王启明 (14)
武汉外围战的德安战场	赵子立 (24)
五十年前的枪声	胡 翔 (31)
万家岭大捷的先声——岷山之战	吴 鸢 (39)
在岷山抗日阵亡的罗恒副团长	邓翼鹏 (45)
在吴城、涂家埠、修河一线 阻击日军的作战情况	朱静波、陈锐鏖等 (50)
江西吴城抗日战斗的回忆	王绍武 (62)
一九〇师在德安的抗战活动	梁华盛 (69)
追忆衡阳保卫战中的几位阵亡官兵	郭国吉 (79)
孙法文为抗日英勇就义	孙学荣 (88)
国民党赣北地方游击队的真相	郭盛碧 (91)
德安党组织支援北伐战争	党史办 (98)
北伐战争中的德安战役	郭盛碧 (101)
沈毅学校简介	张水莲 (109)
郭沈毅烈士传略	邓新如 (113)
熊符梦先生传略	熊泽楠、孙自城等 (115)
德安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始末	夏鼎卿 (123)
德安县土地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	县妇联 (133)

德安县土地革命时期的青年运动	团县委(137)
程锦堂烈士	夏长生(142)
甘为革命献青春	陈元诚、甘尚文(147)
赣北游击队的健儿	孙本松、孙传叶(154)
德安县第一中学校史	一中校史编写组(166)
解放前地主剥削农民的几种手段	李文升(182)
德安解放时的见闻	吴士毅(190)
编后语	文委会(198)

童年往事

杨 恬

人的一生都有一个童年时期。童年往事常是深深刻印在脑海中。每当儿孙绕膝围坐，总是怀着一颗稚子之心，讲述自己的童年，让他们在历史对比中得到一些启发，走继往开来的路。

我的童年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度过的，有过幸福和欢乐，也有过悲伤和痛苦，对我以后要走的路起过重要影响。

我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父亲和三伯父常年在田里劳动，冬季舂米、榨油、砍柴，母亲和伯母常年为全家做饭，养猪、种菜、纺线织布，做衣作鞋，头遍到二遍鸡叫才睡，五更起来忙家务。我小时放牛、拾柴，帮助母亲烧火。最重要的任务是每季割稻时到田里拾谷穗，单独晒干，搓下谷子，积到一斗，为母亲换取一年的针线钱。最大的乐趣是夏天到水塘边和水田里摸泥鳅，使妈妈能做一个辣子泥鳅菜好给家里人下饭。秋天看着采回的板栗、杨桃，也最使我们垂涎三尺。到冬天的晚上最爱和长工们在火炉边烧橡子吃，听他们讲那些古老的传说和故事。

当我六岁的时候，感到家里起了变化，有一股新风吹了进来。在堂屋里多了一块黑板，每天傍晚，先是由大哥杨超把全家男女老幼集在一起教识字，解字义，每人每天最少要

认识两个字，以后大哥常不在家，就由大伯父杨彩青教，认字最多的是李竹青大嫂，没人时她当教员，我就从这里开始随着母亲一同识字的。继之而来的新事是动员放脚、剪发。母亲开始甩掉裹布是非常困难的，从缠裹到改布袜也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她的带头，在当地起了积极的影响。

家里另一个变化是来往的“洋学生”和泥脚的农民多了，放粮食的小楼也腾出来。妈妈告诉我说他们商量事，不要我出去乱说。我记得表兄余任灿，还有扶民权、扶国权常来，有时杨济光、熊勳辛也来，还有些我叫不上名字的人都来找大先生（杨超）。父亲这时经常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几天也不回来。他把母亲存下的一斗米针线钱也拿走了，为的是资助办夜校，大伯父也变了，给夜校送去了灯油钱。

我很惋惜的是陈太康也离开我们走了，少了一个晚上讲故事的人。妈妈说现在兴农会，爸爸和陈太康出去兴农会去了。从来只围锅台、猪圈、织布机转的妈妈，这时竟也能走出家门，出去宣传放足、剪发。我被送到邻村的一个私塾里读书，一位老先生教我们，开始是谈人、手、刀、尺，也谈子曰学而时习之。每天进门要先拜孔圣人牌位，背不下书要打手板。这种学习远不为我在家识字时感到乐趣，只要先生不在，这群小学生就胡闹起来。有一次正闹得欢，没注意老先生回来了，都罚了站，每人都挨了板子，我年龄小，只挨了一板子，手都肿了，大些的同学都挨了三板子。从此我就不再去。

有一天，父亲回来要妈妈给他一双鞋，说是要出远门，给北伐军带路。不久传说军阀孙传芳的部队来德安，我们全

家人和木环垒的人躲进深山，一齐挤在一座窑棚里。几天后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大家都分散躲到树林中。母亲拉着我和哥哥，蹲在一片丛林中，只听得子弹嘶嘶的在头顶飞过，有的树叶和鸟雀也掉了下来，不断地响着冲锋号声和喊杀声真让我心惊胆战，但我连一个兵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杀声越来越远后，大伯父喊叫我们，说北伐军打赢了，大家都回家去。

我们家住了北伐军的一个营，营部设在我家厅屋里，门口设了岗，部队都在晒谷场上。大伯父让杀两口猪，做几担米的饭，算是慰劳北伐军。我们一群孩子就跑到“老总”身边摸枪，背子弹带，还嚷着把刺刀给我们看。他们很和气，和我们有说有笑，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老总”并不可怕。一些士兵在那里谈笑，说这一仗很过瘾，硬是把军阀部队压下去了，显得很高兴。

1926年的年末，父亲把母亲、哥哥和我接到城里。这时生下了妹妹，由于母亲没奶水喂养，妹妹在一个深夜里死去了。哥哥把父亲找了回来，他安慰着极为伤心的母亲，并动手钉了一个小木匣子装进了妹妹，天亮后把妹妹尸体送出去掩埋了。

1927年春天，我和哥哥都进沈毅小学读书。杨超、扶国权等人都在那里当教员。我们十几个小学生在学校楼上一间房子里住校。妈妈也常常参加一些妇女活动，我们很少见到父亲。不久，我参加了少共儿童团，团长是熊附辛，是共青团派来，团部设在一个庙里，把菩萨推到，月原来的香案作团长的办公桌。儿童团很神气，每人一支军棍。当我们

在团部站岗，遇有军队列队通过团部前，我们行军礼，部队带队官也予还礼。

如果说一九二六年农村兴起农会还是处在半秘密状态，农会人员手中都准备了一把大刀和长矛，已经使得乡下的豪绅地主打颤，而一九二七年春开始，农民协会已代替了旧政权，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农会。农会领导农民在各区开始斗争了地主。城里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牌子公开挂出来了，继之国民党县党部的牌子也挂出来了。这两个牌子都在沈毅小学旁边不远的地方。除了农民协会，还有工会、妇女协会、商会、农民自卫军以及少共儿童团等许多组织。县里经常召开各种群众大会，杨超、扶民权常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台下一片口号声，情绪极为热烈。

记得有一次召开全县妇女大会，会场在城皇庙前的庙场上，北面搭的台子，台上有李竹青和我母亲等人，台下是穿着各式服装的妇女，手执三角小红旗，旗上写着“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妇女解放万岁”等，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杨超在会上讲了话，讲男女平等，破除封建束缚反对迷信等，台下是掌声和口号声。

儿童团当时很活跃，记得最清楚的是牵着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行，土豪劣绅自己敲着锣，大声数着自己的罪状，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气焰。儿童团还负责宣传抵制日货，清查奸商，把日货当做国货出售又一犯再犯的商家，就将他的日货没收，当街予以烧毁。儿童团还会同学生把城皇老爷、判官、小鬼推倒，搬到广场捣毁。过去人们都说菩萨的心里是一堆金子铸的，打开一看，不是一张金泊，就是一卷黄色的

“金钱”，儿童团就宣传菩萨身子是泥的，椅子是木的，心是纸的，都是迷信骗人的。儿童团还帮助维持治安、送信，成为青年团的助手。

当时县城里驻有一营北伐军，营部设在我家粮店楼上，纪律很好，我也常和营长及他的勤务兵玩耍，总要看看他们的“盒子炮”（手枪），我很羡慕他们拿的是真枪，我只有一根童子棍。以后他们开拔了，使我很留恋。

父亲很忙，在共产党内、国民党县党部、农民协会都担负着负责的工作，他还领导着县农民自卫军。自卫军驻在城皇庙边的一排平房里，父亲经常在那里，很少回家。隔几天来到家里，总是先把我抢着抛起来，使得妈妈怕摔着我。我想爸爸的时候，总是跑到农民自卫军院里去找他。有一次我看他在写信，我觉得奇怪，他过去一字不识，虽然在夜校学了点字，也识得不多，怎么现在会写信了？别人说他脾气硬得像石头，一年之内硬是学得能看报、写信。他说干就干，干就干到底，背后人家喊他“杨石头”。他相信共产主义，便忠心耿耿的干革命，他背叛原来的阶级（其实他一直和长工一样地劳动，和长工生活在一起）。过去他和妈妈吵架，参加了共产党后，他对妈妈很体贴，妈妈出来参加妇女活动也是他动员、鼓励和帮助的。妈妈对爸爸总是非常关心，爸爸不常回来，妈妈总是把衣服鞋子送去，家里有为难的事，也从不诉苦，免得爸爸分心。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德安形势变得紧张起来，跑到九江去的一些头面人物又悄悄回到德安，国民党的右派和被打倒的土豪劣绅暗中勾结，企图破坏国共合

作，以期重新得势。但是左派力量有农会及广大群众为基础，有农民自卫军这支武装力量，使得他们一时还不敢公开对立。在杨超等共产党人的组织领导下，撤了肖文楼县长的职，揭露了袁兴烈等人的背叛革命的面目，打击了胡兰锦、燕北平之类的反动活动，并组织了“五一”大示威，使人心又稳定下来，农会会员的大刀长矛更紧紧地握在手中。

这年七月，听说省里和外地都发生了捕杀共产党员的事，形势十分紧张。妈妈这时又怀身子，父亲要妈妈带领我和哥哥一起回到乡下，他也要到乡下去收集枪支，以防万一。在乡下陆续收买到散失在农民手中的七条枪，由大伯父拿出了几十块银元给枪主。一天夜里，父亲和三伯父及几个可靠的人，用麻袋将七支步枪捆好，外边用桐油布裹住，沉到门前池塘里，随后他又回城去了。

南浔铁路上运兵的车很忙，县城里也驻有军队。不久传来省城开了火，这就是“八·一”南昌起义。随后又说南昌起义的部队撤走了。县城里从九江派来了一营军队，扬言要捉拿共产党，白色恐怖步步向全县展开。

八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好久没有回家的父亲突然回来了，他告诉大伯父和三伯父，县委开会决定杨超到武汉去了，杨挺暂时也躲避一下，组织上决定要父亲把藏在水塘里的枪取出来，负责带枪上山，革命到底。要我们母子三人到永丰桥姥娘家去躲起来，大舅会来接我们，有事他会去那里找。安排后，妈妈和我打着小灯笼到水塘边去瞭望，由父亲和他带来的几个农民自卫军的人下水把枪摸了上来，解开后擦一下就都背走了。我们也由和姑娘住在一起的大舅接到水

丰桥。

姥娘家生活不富裕，三间茅草棚，只有大舅一人劳动，母子二人勉强过得去。那时稻子已收割了，山边旱地的红薯已开始挖了。每天我提着一个篮子到地里去捡一点挖剩下的红薯。妈妈帮助姥姥做些家务事。她显得很忧虑，她担心父亲的安全。她知道白色恐怖下，父亲和我们全家是生死难说的。

大舅常常出去打听消息，不断带回些令人心惊的事：县里悬赏捉杨超；土豪劣绅又回来了；到处在捉共产党；父亲带领人不足二十，枪不足十支，和县里派出的队伍及乡公所打了两仗，没受损失也没占多大便宜；自卫军躲在山里，还在招人，粮食困难，只能晚上下山，得想法送粮食；有的太红的存不住身，只能跑回河南老家去；……最后传来把大伯父和三伯父捉走了，作为人质，捉不到杨超不放人。

一天，父亲突然回来了，只穿一件单衣，妈妈马上找了一件夹衣披在他身上。父亲说没有时间了，他回来是要把县委藏在这里的文件清理一下烧掉，万一落在敌人手中，就会牺牲一批人。妈妈让我到外面放哨，有人过来赶快回来。不久，父亲出来了，问我有人没有？我说没见到有人，他抚摸了我的头，说声“我走了”，便快步向对面山上走去。我回头看到妈妈依在柴门边，满脸愁容的看着父亲的背影。

永丰桥很荒凉，从裴桥到永丰只有一条小路，满山是树，小路边长满深草，就在父亲快到永丰桥时，后面闪出一支国民党部队由金××带路，大喊前面有人：“快追！”父亲快步闪身躲在永丰桥下，河水和密草断了他的逃路，在部队

包围下终于被捕。金××指着父亲说：这就是要捉的共产党头子杨玉显。父亲被五花大绑地捆着押送走了。

正是“满天风雨满天愁”，母亲哭倒在地，痛苦与悔恨绞痛着她的心，她呼喊着为什么偏要回来！为什么没催他快点走！

反动派将父亲押到城里报功。母亲决定带着我和哥哥赶回县城，想法托人救他。三舅岳汉卿到处托人打听，知道父亲已被关在县衙门的监狱里，看守很严。反动派庆贺捉到了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头目，并报到省里了。这就是说想保出来已经无望了。又听说提审时，父亲说共产党人决不向反动派下跪！他是一身硬骨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气节。

经过三舅的各方努力，允许家里每天送两顿饭。为了便于进去，我这个七岁的孩子最不显眼，便承担了送饭给父亲的任务。每天母亲作好饭，装在一个瓦罐里，每次进去都要受到警卫的检查。

父亲被关在一个小单间的狱房里，没有窗，只有一个小洞，容得下一只小瓦罐，我只能踮起脚，双手捧过头才能把瓦罐放上去。我多么想看一眼父亲啊！一堵墙把我们隔作两个天地，我看不到他身躯的任何部位。我告诉他，想吃什么妈妈就做什么，他说他吃不下，要妈妈保重身子，要我孝顺妈妈。我总是站在窗下，等他吃完，将罐子递出来，还不愿离开，直到狱卒把我赶走。

每天，爸爸说他睡在地上，潮湿、阴冷、跳蚤咬得他满身是疮，真想见点太阳。我赶紧告诉妈妈，妈妈伤心的边哭边拿出一套衣裳，要我赶快送去，可是警卫说司令有令，不准

送东西，把我推了出来。我伤心地哭了，我明白妈妈将会更加伤心。

我每天两次送饭，就怕剩下饭来，那表明父亲不是病了就是思绪万千，难以下咽，这更增加妈妈的泪水长流。

大约这么过了一个多礼拜，不知道是预感还是他自己已经知道，这将是他在世上的最后时刻。在他吃光晚饭后，要我告诉妈妈熬一斤肉明天送给他吃，妈妈以为他真的想吃肉，连夜作好。早上，我提着热腾腾的一罐肉送进牢房，谁知在院子里，看到刽子手们正将他五花大绑，背上已插着招子，上面用红笔勾了，我大声喊着“爸爸”，又害怕，又着急，手里还提着肉罐子。爸爸只深情地看着我说：“不吃了！”他猛地转过身去，昂首阔步地走了。在衙门口和街上他大声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街上行人稀少，前后排着士兵，他毫无惧色。我身不由己地跟在后面，罐子还提在手中。就在北门外小河边上，听到“砰”的一声，父亲一下栽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了。当我醒悟过来，便赶紧跑回家去告诉妈妈，妈妈一下栽倒了。三舅冒着“通共产党”的风险，将父亲收殮，悄悄埋在大塘坳祖坟里。

今年是杨超和杨丕显就义六十周年，他们点燃了德安革命的熊熊烈火，又在革命失败后组织第一支革命武装队伍，也是德安第一任县委中最先献出了年青生命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对革命的无私胸怀和无限忠诚，必将教育后来人。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写于德安

（本文作者：杨恬，原任国防科工委后勤部部长，现已离休，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纪念万家岭大捷五十周年

黄 维

万家岭大捷已经五十周年了，今天回想起抗日战争中的这一伟大胜利，真使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当年我任陆军第十八军军长，奉命在万家岭战场左翼瑞昌、武宁一线，阻击日军二十七师团的进犯，切断了日军一零六师团的左翼联系，使日军一零六师团成为孤军进入万家岭，被我军包围歼灭。

万家岭大捷是中国抗日部队薛岳兵团运用口袋战术歼灭入侵之敌成功的一例。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点：一是将计就计，诱敌进入口袋；二是集中兵力，将敌包围在口袋；三是速战速决，将敌歼灭在口袋。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战场上的速决战换取了战略上的持久战。在五十年前万家岭激战的日日夜夜中，我抗日军民以忠勇牺牲之精神，作艰苦卓绝之奋斗，民族自卫，壮士浴血，誓死用命，聚歼强寇，保我河山，卫我疆土，激战径旬，杀敌逾万。扬华夏之声威，灭顽敌之凶焰。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遵照党的主张，团结抗战，反对投降，积极开展工作，带头英勇作战。共产党员陈锐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42师炮兵营长，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顾问）组织炮火轰击日军阵地，摧毁了日军在麒麟峰的指挥所。共产党员朱静波（国民党军725团副团长）在团长阵亡后代理团长，组织官兵攻击麒麟峰，血战彻

夜，从正面突破日军阵地。共产党员刘义昆（国民党军724团第二营营长）带兵从麒麟峰东侧小路攻击，抢先占领主峰。日军宫崎富雄联队遭受三面围击，大半被歼，被迫向北撤退。麒麟峰被我抗日部队夺回。国民党第四军90师杨、黄、李三营官兵在扁担山一线攻击日军，晚上打赤膊仰攻扁担山，摸着身上穿军服的日本侵略军就杀，官兵前仆后继，战斗异常激烈，这样反复冲杀，五上五下，将日军全歼，夺回了扁担山阵地。国民党军第32军、74军中的郑克己、杨家骧、于清洋、柴敬忠、张树衡、罗恒、秦润泽、王干之等团、营军官为民族争生存，抱有我无敌之决心，身先士卒，英勇杀敌，血溅沙场，为国捐躯。这些将士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永远受到后人的崇敬和纪念。他们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将与山河同在，并日月共辉。

国共两党的合作，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今天历史又把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通过“一国两制”途径，以统一祖国的重任，提到人们的面前。想当年共唱抗日战歌，望今日同写千秋青史。我们希望当年曾经为抗日战争出过力，甚至流过血的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士，今天更要为祖国统一，中华振兴的大业勇立新功。

八年的抗日战争，以日本侵略者的失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和不幸。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两个伟大的民族一定要世代友好下